

主编 邱少全

人及其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主编 邱少全

人及其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及其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邱少全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614-4

I. 人... II. 邱...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哲学-研究-西方国家-现代 IV. 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402 号

责任编辑 苏义宁

封面装帧 赵小卫

人及其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主编 邱少全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5 字数 221,000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3614-4/B·290

定价 35.00 元

前 言

夏军 陈章亮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既相互纷争,又相互吸收。各种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形成学术领域一大景观。学术上进行纵向的历时比较和横向的同时比较研究,不仅能厘清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评估它们的利弊得失,而且在比较研究中可以发掘学术发展的生长点。比较才能鉴别,比较才能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基础上产生的,自它问世之日起,就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批判、挑战,这种事实上的“比较”始终没有停止过。正是在这种“比较”中,在这种实际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真理性内容。在学术上实事求是地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而使之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人及其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系上海市“八五”社科规划的立项课题,作者通过潜心研究,以此专著作为完成课题研究的成果。这一新作,与其他哲学思想的

比较研究成果相比,有其值得肯定的特点,反映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的创新意识。

首先,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比较视角。作者既不是从哲学本身的发展上进行历时性比较,也不是从哲学自身的内容进行“纯思”对勘,而是对当今世界提出的十个方面的哲学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人、人权、主体性、文化、意识形态、科技、生态、发展、价值观等等问题,既是时代的热门话题,又是哲学关注“生活世界”的主要切入点。在这些问题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相同和不同的应答,既反映了时代对哲学的呼声,又体现了哲学对世界的深深关切;既理清了不同哲学的原则分歧,又阐述了它们的互补性一面;既揭示了它们的共同话语,又分析了它们的不同语境。这种比较视角,更能直接地、现实地体现哲学的时代感,更能凸现哲学比较的现实意义,避免了远离“生活世界”的“纯思”对勘,可以赢得更多关心世界命运的读者。

第二,它在比较方式上,体现了不同哲学就共同关切的话题的双向交谈,避免了简单的单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又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种崭新的哲学学术思想,它与同时代的现代西方哲学,无疑存在着学术上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流的关系。因此,双向的交谈式的比较,才是学术上实事求是的比较,才有益于学术的进步,因而也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拓展。

第三,它概述了研究者对当代某些重大问题的基本的哲学观点,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邓小平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当代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解决当代世界主要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该书的每一章都专列一节,以作

者自己的理解,概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哲学观点,这种学术研究方式,将引导人们深入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本书仅仅是一种新的比较视角的尝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研究的成果,甚至某些方面还显得粗糙,资料也欠周详,有些提法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但这一成果,毕竟有新意,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完全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学术界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1998. 11.

1998. 11.

引 言

“本体”的追问和“生生”的关切

哲学(Philosophy),从它产生之日起便是以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为宗旨的,也就是说,“人及其世界”的问题始终是哲学思考的真正关切所在。当初,古希腊爱利亚派哲人巴门尼德,看出米利都学派所讨论的诸如水、空气等等皆为共相,尚非范畴,而毕达哥拉斯学派孜孜以求的“数”亦未全然脱离感性,遂起而区分开“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要以思想(范畴)来解释世界。在巴门尼德看来,一般涉及感性事物属“意见之路”,是不真实的;唯独对于概念的思辨分析才是“真理之路”,“是存在而不能不在,这是确信的途径,与真理同行”。而且“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①。按照这一分析,一个没有开端或终结的“存在”被确认为是真实可靠的,并且与“思想”同一;“思想”(存在,一)同感性世界(多)相对立而为变中之不变者。其结果是,“……在显而易见的生成和消失中看到了感觉的虚幻性,并在这种虚幻性的背后认出不可改变的存在”^②。之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

② 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

后,对于本质的、永久的及不变的本体的追索,也同样引导着柏拉图学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本体论学说“理念论”。在“理念论”中,事物的非感觉的本性是唯一真正的实在;“理念”与个别感性事物的主要分别是“变动”。感性世界的个别事物生灭不居,为一变化迁流的过程;但事物的“理念”却不生不灭,超然于变动的历程之外。同时,本义乃指论辩艺术的“辩证法”,也在柏拉图哲学中演变成一种从概念上把握存在者的科学理论。到了西方哲学史上最初成为体系的哲学形态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尽管他仍然恪守着对于“理念”世界的信念,却开始倾向承认感性世界中个别事物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不是实体的东西,因为某种属性不能存在于体现此属性的事物之外。在《范畴篇》中,他明确宣称个别事物为第一本体,从而将个体性看做是衡量本体性的尺度:“第一本体之所以最适于称为第一本体,是因为它是所有别的东西的基础。”如若比较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的‘相’(按:即“理念”一词的异译),从表述的逻辑观点看,不过就是共同的述词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它们后于它们的 hypokeimenon,即表述的主词”;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存在论”的第一本体乃是“既是最后主词又是最后基质的东西”^①。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逻辑本身包容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逻辑原则,另一是形而上学原则。肇始于巴门尼德的“思想与存在同一”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变成了“思想与实在逻辑上同构”。这么一来,西方哲学的“语言”就出现了问题,至少到康德以前,哲学家们基本上都在用同一种“语言”来谈论科学性和哲学性这两类不同层次的问题。“本体”的确定性似乎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理性保证。

代表近代西方理性本体论最高成就之一的康德先验论哲学,

① 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8—289页。

通过对唯理论者笛卡尔、莱布尼茨哲学的批判,顺着柏拉图晚年主张的“通种论”的思路,析离出了“纯粹思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统觉的先验的统一,乃是一切在直观中给予的杂多借以联结到一个客体概念中的统一。因此,称之为客观的。而且必须把它同意识的主观的统一相区别,这主观的统一是内感的规定,通过主观的统一,客观的统一所需的直观杂多才经验地被给予”。也就是说,没有意识的综合统一性,就没有经验的对象;任何对象只有以统觉的统一为条件才是可能的。于是,通常所谓的“先验客体”,其实不过是纯粹的客观思维,亦即“先验自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我们在事物上先天地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放进事物的东西。于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逻辑被改造成先验逻辑,“认识与对象最高的原则是同一的,此同一的原则,不是本体的存在而为纯我(或:心)”^①。这从理性主义的立场看,的确是完成了一个哥白尼式的转换。然而,康德哲学中这一“先验自我”(“纯思”)也还是一个抽象的“先验主体”,在稍后黑格尔的体系中,它包罗万象,成为“无对象”的却又是思辨理性“对象”的“绝对”,终于不免泛逻辑主义的毛病。总之,在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中,“人及其世界”的问题,主要是以“本体论”、“形而上学”这样抽象的方式被思考的。因此,当马克思表彰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时,首先指出费尔巴哈对“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的批判,认为这“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②。不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另有一种思路,当时一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等人,开始尝试步入

① 郑昕:《康德述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意志的领地,企图以“非理性”来代替“理性”而成为另一种安身立命之本,从而揭开了现代哲学的序幕。

一、抽象的消解

20 世纪,西方哲学从内容到形式均出现了重大变化。从欧洲大陆看,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首先取消了传统的“本体”问题。原先,在康德哲学中,“本体”作为“理性的概念”从积极方面看尚具有指导行动的意义。但卡西尔站在现象本身的绝对性立场上,开始注意扩大康德关于主体能动的思想,并将其推广到整个人类的文化领域。他从“功能性”的“符号”出发,对人及其文化(世界)作了全面的解释,由此指出了一条通向作为现象的文化之路:“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sym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①在这么一种哲学符号学体系中,纯粹抽象的“主体”和“客体”均已被消解,有的只是作为“符号”的诸文化现象。对于胡塞尔来说,所谓“生活世界”的提出,主要意图或许仅只是为实现其现象学的先验还原而取一条途径。然而,就问题本身所引起的思考及其所涉及的范围之广而言,却要超出胡塞尔现象学的任何其他概念。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看,“生活世界”,至少在字面上业已透露出其与“科学世界”以及“哲学世界”的区别,从而导向某种日常生活的具体性。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 页。

学》一书中,胡塞尔认真阐述了“生活世界”的基本特征。按其理解,“我们日常的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以知觉的方式实际地给予的、被经验到和能被经验到的世界”。与此相比,所谓“理念世界”不过是“生活世界”的一件“理念的衣裳”而已,尽管后来的科学主义者习惯将这件“理念的衣裳”当作是真实的世界来看。然而,即便如此,“这个实际地被直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我们整个实际生活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在它自己的本质结构和在它自己的具体的因果样式方面总是依然如故,不管我们进行技术化或不进行技术化。因此,我们所发明的一种特殊的、几何的、伽利略的、称之为物理学的技术并不改变这个世界。通过这一技术我们所实际完成了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有扩展到无限中去的预言”^①。有着人类学背景的现象学家斯特拉塞,对于“生活世界”的这一基础性特征作了更为清晰的说明,认为“客观性”始终只是一种中介;日常的生活世界超越了客观性,“生活世界始终可以在事后由某种哲学解释所证实,只有它有资格在世界背景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世界背景就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雷奥纳尔迪:《荷兰哲学家 S·斯特拉塞》)。

然而,思辨哲学直接迈向生活世界的历程尚非如此的简单。同样是从现象学出发的海德格尔,进而达到了对“Dasein”(此在)的领悟,由此构成了一套“基础存在论”。作为对胡塞尔现象学“实质的本体论”和“形式的本体论”的超越,“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成为“基础存在论”的主题。海德格尔分析人的日常存在的主要命题“存在于世界之中”(In—der—Welt—sein)揭示了人“融身”、“依寓”、“烦心”于“世界”之中的这样一种本质特征。早在撰写《时间概念历

①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1 页。

史导引》时,海德格尔已在讨论意向性问题时指出:“人们所说的意向性单纯的朝向某物必须被回置到那个‘先于自身的在之旁的在之中存在’的统一的的基本结构中去。”以后,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此在”这一存在论的重要概念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释,一则说:“从存在论理解,此在就是忧虑”,“因为此在本质上包含着在世之中存在,所以此在的向世之存在本质上是担忧”;再则说:“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但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强调指出了作为其存在论“基础”的“时间性”:“此在生存性的原初存在论基础是时间性。只有从时间性出发,作为忧虑的此在存在的有层次的结构整体才能从生存论上得到理解。”如此,人作为有限存在的“有限性”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纯思”(先验的主体)进入了“时间”。“人”存在于“世”,同样,“世界”也向“人”显示出来;更为“本源”的“语言”连带着被揭示出来。

与此同时,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及其抽象“本体”的消解,也在英美哲学中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反映。维特根斯坦通过《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建立了两个不同的学说体系。在《逻辑哲学论》中,“世界”的界限被定义为“语言”的界限;“世界是我的世界,这表现在,语言(只有我理解的那种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那么,“形而上学的主体”实际上也就是语言。然而,这一体系的基本主旨是命题与实在的“同型关系”,仍有着受逻辑实证论影响的痕迹。以后,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意识到,哲学需要认识的,是与一个不断变化的活动复合体有关的语言使用方式,当日常语言在包含着种种特定语言活动的生活形式中被成功地用来达到多种目的时,它是“完全正确”的。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传统哲学“对于普遍性的渴望”(抽象)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严厉批评,被看成是一种“病症”。对于《哲学研究》时期的维特根斯坦来说,为“语言”的使用去寻找一组共同特性或者某种本质的努力,乃是一种方向性错误:

“语言”一词，并不代表某个独特、单一、人们应该力图揭示其某种固定本质的现象。恰恰相反，语言的说出是人的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在这一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作出一个重要的表述：“一个词在语言中的使用就是它的意义”。施太格·缪勒在他的《当代哲学主流》中解释说：“自然语言是生活形式”，“‘一种语言游戏中的行动’是随着历史而变化的。因此‘词的用法规则’必须这样表述：即连以前进行的对话也要考虑在内”。这样，“主体”随同“语言”一并进入了具体的生活和历史。“抽象”的消解，暗示了现代西方哲学有将“本质”重新确立于社会的需求。并由此表现出对现实的“人及其世界”的生生不已的关切。确实，在近几十年西方思想的发展中，“历史”向“哲学”要求着越来越多的权利。有着两千多年抽象理性传统的西方哲学是否就此“湮没”在“具体”的生活中了，这在今天无从断言。我们所注意到的是，现代西方哲学确实发生了这么一种重大转向。而在“社会”、“生活”、“历史”这几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有着一系列真知灼见。

二、生活世界

与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将“本源”解释为“语言”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生活世界”有着更深入的思考。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过程，也有一个从抽象王国走进“生活世界”的过程。当它在费尔巴哈的启迪下走出黑格尔的抽象思辨王国后，又受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的影响，它的劳动异化论虽然比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论更接近“生活世界”，但用预设的真正的“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用劳动的异化解释人的异化，再到用劳动的解放说明人的本质的复归，这样思辨地解释历史，显然没

有深入“生活世界”。

马克思的功绩在于进一步消解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抽象性,使唯物主义真正成为洞察“生活世界”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厌恶黑格尔“绝对观念”的思辨的抽象王国,以自然界和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但是他只是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是感性对象,因而自然界和人在他的哲学中仍然是僵化的抽象存在,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把“实践”引入哲学,认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①。马克思认定哲学上的各种抽象的对立的消解不能仅靠理论的批判,而必须诉诸生活实践。稍后,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了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与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抽象的自然观、人本观、历史观分道扬镳。马克思认为,人面对的现实世界,不能仅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现实的感性事物不是与人对立的抽象存在物,而正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即人的实践的产物。现实的自然界是通过人的实践向人生成的属人的自然界,并不是与人抽象对立的自然界,而历史本身则是自然史的及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相反,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①马克思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鲜明观点。他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内在矛盾发展中揭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因而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人类全部历史的钥匙，一扫过去笼罩在人及其历史上的种种抽象的、神秘的哲学说教。

马克思不仅使哲学深深地进入“生活世界”，而且认为哲学的使命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对“生活世界”诉诸理论解释、理论批判的玄学，而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地改造现存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

所以，尽管现代西方哲学不少名家也表现着对“生活世界”关切的倾向，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相比，很难说走出了“抽象”的幽洞。不过，在今天的技术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推动着“生活世界”眼花缭乱地变化着，使得很多有责任感的西方哲学家认真地思考人类的命运，他们对诸如科学主义的抽象唯物论态度等，进行着认真的反思和批判，一方面担心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支配自然界的权力失控而带来人类的灾难，另一方面担心人沉浸在科学技术的利益追求中失去做人的意义。甚至有的思想家认为：“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导言》）。当代技术社会是否真的完全染上了这样的悲观色彩，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在这方面也正有建设性的理论。然而,马克思确实在 19 世纪就已指出过科学主义的抽象特征,认为代表 18 世纪科学最高峰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①。那么,现实生活和哲学内在的逻辑发展,从两方面提供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从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三、何谓“比较”和为何“比较”

比较研究既不是无谓的材料排列,也不应是学院式的“文本”对勘;哲学的“比较”是一种“思想交往”,就一些共同涉及的主题切入问题的关键进行“交谈”。这种“交谈”不应是先入为主的排他性批判,而应是思想交谈的双向性进入。如上所述,沿着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消解抽象,面向“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共同趋势,不过,哲学家们是以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体现这一共性的;我们既要看到他们对“生活世界”应答的互补一面,更不应抹煞他们的原则分歧。我们这里的哲学“比较”,是围绕“生活世界”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交谈,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哲学”,而是为了“生活世界”,是为今天的“生活世界”所提出的种种热点问题寻找出一种明晰的正确的哲学应答,由此而体现出哲学把握时代精神和历史命运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不同于以往“纯思”比较的主要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658 页。

点和价值所在。

每一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生活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了该时代的特点,又是该历史时代发展的出路所在。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不仅需要具体学科的努力,更需要从“生活世界”的整体和历史激流的深层去探索和把握,即需要作出哲学上的努力。我们今天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挑战;不同哲学思潮的碰撞,集中在“人”及其展开的诸如人权、文化、意识形态、价值、科技、主体性、生态等等问题上的较量,深刻地体现着哲学对“生活世界”的关切。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使“比较”更能凸现出时代的呼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要求,这应该是比“纯思”的比较更有益于生活。这些问题在国内哲学界近几十年来都有专深的研究,有些问题已取得了出色的成果。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以较为开阔、具体的视域来作综合性的对比探索,肯定会增添新意,或者说,会体现出我们的“比较”的特点。

本书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后的西方哲学,是相对于近代西方哲学而言的。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现代西方哲学是古代和近代西方哲学逻辑演进的结果;就其现实性来说,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生活世界”应答的哲学思潮。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西方哲学在 20 世纪提出了四个最重要的“哲学运动”:现象学运动、分析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些“哲学运动”虽然彼此的观点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在今天的“生活世界”问题上都这样那样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批判”、“修正”的立场,特别对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看作是“人”和“自然界”的抽象对立的真正解决这一重要思想的哲学涵义,在多数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那里至今还很陌生。

本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科学世界观体